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二卷

開寶塔成，欲撰記，太宗謂近臣曰：「儒人多薄佛典，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陀國來，表述本國有金剛坐，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，求立碑坐側。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，中有鄙佛為夷人之語，朕甚不喜，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跡。」因詔公撰之。文既成，敦崇嚴重，太宗深加歎獎。公舉進士之時，趙韓王深所器重，謂人曰：「朱有君子之風，壽德遠到。」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，謂之「朱萬卷」，目公為「小萬卷」。易文歷清貞三十年，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。逾年方允。止令謝於殿門外，復詔賜坐。時方劇暑，恩旨寵留，詔秋涼進程。時吳淑贈行詩，有「浴殿夜涼初閣筆，渚宮秋晚得懸車」之句，尤為中的。錫宴玉津園，中人傳詔，令各賦詩為送。若李承旨維有「清朝納祿猶強健，白首還家正太平」，及陳文惠公堯佐「部吏百函通爵裡，送兵千騎過荊門」之句。凡四十八篇，皆警絕一時，朝論榮之。弟協亦同時隱，皆享眉壽，家林相接，謂之渚宮二疏。荊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為東、西致仕坊。八十二歲，門人請諡正裕先生。王宮保溥，乾德初相太祖，以舊相先朝令德，固優待之。故事，一品班在台省之後，特製分台省班於東西，遂為著式。公父祚，並州郡小吏，後以防禦使致仕於家，眉壽康福。每搢紳拜於其家，置樽為壽，公必朝服侍立，客輒不安，引避於席。祚曰：「學生僕之豕屯犬爾，豈煩謙避耶？」溥後纂集蘇冕、崔鉉二《會要》，撰成一百卷，目曰《唐會要》。教其子貽孫，尤負輿學。上嘗問趙韓王曰：「男尊女卑，男何以跪而女不跪？」歷問學臣，無有知者。惟貽孫曰：「古者男女皆跪，至天後世，女始拜而不跪。」韓王曰：「何以為質？」貽孫曰：「古詩云『長跪問故夫』。」遂得振學譽。

馮瀛王道，德度凝厚，事累朝，體貌山立。其子吉，特浮俊無檢，為少卿。善琵琶，妙出樂府，世無及者。父酷戒之，略不少後。一日家宴，因欲辱之，處賤伶之列，眾執器立於庭，奏數曲罷，例以纏頭縑繡隨眾伶給之。吉置縑繡於左肩，抱琵琶按膝長跪，厲聲呼謝而退，家人大笑於箔，回首謂父曰：「能為吉進此技於天子否？」凡賓僚飲聚，長為不速，酒酣即彈，彈罷起舞，舞罷作詩，昂然而去，自謂曰「馮三絕」。及撰昭憲太后謚議，舉朝歎服。乾德四年郊，禮容樂節，刊正漸備，有司奏其闕典，但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，加鼓吹熊羆十二。「按《樂禮》，朝會登歌用《五瑞》，郊廟奠獻用《四瑞》，回至樓前奏《彩茨之曲》，御樓奏《隆安之曲》，各用樂章。又八佾之舞，以象文德武功，請用《元德升闈》、《天下大定》之舞。」率從其請。

江南邊鎬初生，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，自稱前永嘉守，修髯秀彩，骨清神竦，所被衣巾輕若煙霧，曰：「欲托君為父子。頃寄浙西飛來峰翻譯《金剛經》，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，願寄君家刊正。無他祝，慎勿以葷羶啖我，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，以畢前經。」夢訖，鎬生。眉貌高古，類夢中者，父愛之。小字康樂。成童，聰敏，攻文字盡若夙誦。堅求出家，其親不肯，以葷迫之，初不能食，後亦稍稍。及冠，翹秀變姻者眾，雙親強而娶焉。後嗣主愛其博雅，累用之，然而柔懦寡斷，惟好釋氏。初從軍平建州，凡所克捷，惟務全活，建人德之，號為「邊羅漢」。及克湘潭，鎬為統軍，諸將欲縱掠，獨鎬不允，軍入其城，巷不改市，潭人益喜之，謂之「邊菩薩」。及帥於潭，政出多門，絕無威斷，惟事僧佛，楚人失望，謂之「邊和尚」。

太祖初郊，凡闕典大儀，修講或未全備，至於勘契之式，次郊方舉。大禮畢，鑾輿還至關門，則行勘箭之儀，內中過殿門，則行勘契之儀。勘箭者，其箭以金鈿為鏃，長三寸，形若鑿柄。其箭香檀木為之，長三尺，金鏤飾其端，以絳羅泥金囊韜之，金吾仗掌焉。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之，駕前司掌焉。每大駕還，闔中扇。駐蹕少俟，有司聲云：「南來者何人」駕前司告云：「大宋皇帝。」行大禮畢，禮儀使跪奏曰：「請行勘箭。」金吾司取其箭，駕前司取其鏃，兩勘之罷，即奏曰：「勘箭訖。」有司又聲曰：「是不是」贊喝者齊聲曰：「是。」如是者三，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。大輅方進，勘契者以香檀刻魚形，金飾鱗鬣，別以香檀板為魚形，坎而為范。其魚則駕前司掌焉，其范則宮殿門司掌焉。鑾輿過宮殿門，以魚合范，然後開扇迎駕。其贊唱喝迎拜，一如勘箭之式。

真宗喜談經，一日，命馮元談《易》，非經筵之常講也。謂元曰：「朕不欲煩近侍久立，欲於便齋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上直，司人便裘頂帽，橫經並坐，暇則薦茗果，盡笑談，削去進說之儀，遇疲則罷。」元薦查道、李虛己、李行簡三人者預焉。奏曰：「道，歙州人。母病，嘗思鯁羹。方冬無有市者，道泣禱河神，鑿冰脫巾，取得鯁魚果尺餘以饋母。後舉賢良，入第四等。虛己母喪明，醫者曰：『浮翳泊睛，但舌舐十日，勿藥自瘳。』虛己舐睛二年，遂明。行簡父患癱極痛楚，以口吮其敗膏，不唾於地，父疾遂平。」真宗立召之，日俾陪侍，喜曰：「朕得朋矣。」

太祖收並門，凱旋日，范杲為縣令，叩回鑾進講《聖壽詩》，有「千里版圖來浙右，一聲金鼓下河東」之句。上愛之，賜一官，改服色。

擒劉鋹至闕下，欲獻俘太廟，莫知其儀。時張昭以戶部尚書致仕於家，深識典故，國初規制，皆張昭與竇儀所定。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，庶同參酌。張昭臥病，口占其式以授瀚，不遺一字，瀚遂心服昭之該明。

太宗居晉邸，問竇僚：「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？」有以劉溫叟父子為對者。溫叟父岳，退居河陰，溫叟方七歲，嘗謂客曰：「吾老矣，他無所覬，但得世難稍息，與此兒偕為溫、洛之叟，耕釣煙月，為太平之漁樵，平生足矣。」後記父語，父因名焉。岳，後唐為學士；溫叟，晉少帝時又為學士，人盡榮之。受命之日，抱救立堂下，其母未與之見。隔簾聞魚鑰聲，俄而開篋，二青衣舉一箱至庭，則紫袍兼衣也，母始捲簾見之，曰：「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。」溫叟跪泣捧受，開影襪列袍，以文告其先，方拜母慶。以父名岳，終身不聽樂，大朝會有樂，亦以事辭之，客有犯其諱，則慟哭急起，與客遂絕。太宗聞之，嘉歎益久。溫叟時為中丞，家貧，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，拜貺訖，以一櫃貯於御史府西楹，令來使緘鑰而去。至明年端午，以紈扇、角黍贈之，視其封宛然。所親諷之曰：「晉邸贈緡，恤公之貧，盍開局以濟其乏。」溫叟曰：「晉王身為京兆尹，兄為天子，吾為御史長，拒之則鮮敬，受之則何以激流品乎？」後太宗聞之，益加歎重。

乾德三年再郊，范魯公質為大禮使，以鹵簿青油隊舊有甲騎盡聚於武庫，磨鏗堅厚，精明可畏，於禮容有所不順。陶穀尚書為禮儀使，出意範之，以青綠畫黃絕為甲文，青巾裹之。綠青絕為下裙，絳皮為絡，長短至膝，加珂紋銅鈴，繞前膺及後鞞，至今用焉。穀本姓唐，避晉祖諱易之。明博該敏，尤工曆象。時偽晉虜勢方熾，謂所親曰：「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，已累累大明，吾輩無左衽之憂，有真主已在漢地。觀虜帳騰蛇氣纏之，虜主必不歸國。」未幾，德光薨於漢。又李東起，芒侵於北，穀曰：「胡雖非久自相吞噬，安能亂華」後皆盡然。

竇禹鈞生五子：儀、儼、侃、偶、僖等，相繼登科，馮瀛王贈禹鈞詩，有「靈椿一樹老，丹桂五枝芳」。時號「竇氏五龍」。昆仲材業，儀、儼尤著。儀為禮部侍郎，太祖欲相之。趙韓王自寡學，忌儀明博，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。弟儼素蘊文學，為周世宗所重，判太常寺，校管龠鐘磬，辨清濁上下之數，分律呂還相之法，去京房清宮一管，調之二年，方合大律。又善樂章，凡三弦之通、七弦之琴、十二弦之箏、二十五弦之瑟、三漏之龠、七漏之笛、八漏之篪、十七管之笙、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，按通而合之。器雖異而均和不差，編於歷代樂章之後，目曰《大周正樂譜》。樂寺掌之，依文教習。尤善推步星曆。與盧多遜、楊徽之同在諫垣，預謂二公曰：「丁卯歲，五星當連珠於奎，奎主文，又在魯分，自此天下始太平，二拾遺必見之，老夫不與也。」果在乾德丁卯歲，五星連珠於奎，太宗鎮兗、海。其明博如此。

太祖嘗謂趙普曰：「卿若不讀書，今學臣角立，雋軌高駕，卿得無愧乎？」普由是手不釋卷，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史。

李瀚及第於和凝相榜下，後與座主同任學士。會凝作相，瀚為承旨，適當批詔，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，悉取圖書器玩，留一詩於榻，攜之盡去，云：「座主登庸歸鳳閣，門生批詔立龜頭。玉堂舊閣多珍玩，可作西齋潤筆不。」

艾侍郎穎，少年赴舉，逆旅中遇一村儒，狀極茸闌，顧謂艾曰：「君此行，登第必矣。」艾曰：「賤子家於鄆，無師友，加之

汶上少典籍。今學疏寡，聊觀場屋爾，安敢俯拾耶」儒者曰：「吾有書一卷以授君，宜少俟於此，詰旦奉納。」翌日，果持至，乃《左傳》第十卷也。謂艾曰：「此卷書不獨取富貴，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科，然齡祿俱不及君，記之。」艾頗為異，時亦諷誦，果會李愚知舉，試《鑄鼎象物賦》，事在卷中，一揮而就。愚愛之，擢甲科。後四十年，當祥符五年，御前放進士，亦試此題，徐閔為狀元。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，七十八歲薨於汶；徐年四十四，為翰林學士卒。

乾德初，國用未豐，蘇曉為淮漕，議盡榷舒、廬、蘄、黃、壽五州茶貨，置十四場，一萌一斲，盡搜其利。歲衍百餘萬緡，淮俗苦之。後曉舟敗溺，淮民比屋相賀。

秦亭之西北夕陽鎮，產巨材，森鬱綿亙，不知其極，止利於戎。建隆初，國朝方議營造，尚書高防知秦州，闢地數百里，築堡扼其要，募兵千餘人，為彩造務。與戎約曰：「渭之北，戎有之；渭之南，秦有之。」果獲材數萬本，為桴蔽渭而下。後番部率帳族絕渭奪筏殺兵，防出師與戰，翦戮其眾，生擒數十人，繫俘於獄以聞。太祖憫之，曰：「奪其地之所產，得無爭乎仍速邊州之擾，不若罷之。」下詔厚撫其酋，所繫之戎，各以袍帶優賜之，遣還其部，諸戎泣謝。後上表，願獻美材五十萬於朝。

許仲宣，青社人。三為隨軍轉運使，心計精敏，無絲髮遺曠。徵江南，軍中之須，當不備之際，曹武惠公固欲試之，凡所索則隨應給。王師將夜攻城，仲宣陰計之曰：「永夕運鏹，寧不食耶既膳，無器可乎」預科陶器數十萬，夜半爨成食，兵將就食，果索其器，如數給之，他率類此。徵交州，為廣西漕，士死於瘴者十七八，大將孫金興失律，仲宣奏乞罷兵。不待報，以兵分屯湖南諸州，開帑賞給，縱其醫餌，謂人曰：「吾奪瘴嶺客魂數萬，生還中國，已恨後時，若更俟報，將積屍於廣野矣。誅一族，活萬夫，吾何恨哉」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，交人遂送款乞內附，遣使修貢。仲宣上表待罪，太宗褒詔，大嘉之。以秘書監致仕於家，八十三終，諡仁惠公。

《愍說》者，不知何人所撰，偶一敝冊中錄之云：「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，襄州通衢一死婦，理官驗之，帶二公符云：『潭州婦人阿毛，其夫楊全配隸房陵，既死本州，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，遭時大疫，遂斃於道。』」嗚呼！轅門之匹婦，豈不知改從於人，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藏中，莞然不憚數千里之遠，負夫骨以歸，此節婦義女之為，反斃於道。天乎！福善助順之理，信所以難忱也。膏粱士族之家，夫始屬續，已欲括奩結褵求他耦而適者多矣，宜將何理以殛之。

郭忠恕畫殿閣重複之狀，梓人較之，毫釐無差。太宗聞其名，詔授監丞。將建開寶寺塔，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層，郭以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，至上層餘一尺五寸，殺收不得，謂皓曰：「宜審之。」皓因數夕不寐，以尺較之，果如其言。黎明，叩其門，長跪以謝。尤工篆籀詩筆，惟縱酒無檢，多突忤於善人。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，河、洛之師儒也，趙韓王嘗拜之。郭使酒詠其姓，玩之曰：「近貴全為贖，攀龍即是聾，雖然三個耳，其奈不成聰。」崇義應聲，反以「忠恕」二字解其嘲曰：「勿笑有三耳，全勝畜二心。」忠恕大慚，終亦以此敗檢，坐謗時政，擅貨官物，流登州。中途卒，藁葬於官道之旁。他日親友與斂葬，發土視之，輕若蟬蛻，殆非區中之物也。李留台建中以書學名家，手寫忠恕《汗簡集》以進，皆科蚪文字。太宗深悼惜之，詔付秘閣。